

年度作家 李歐梵

永遠的 Free Spirit

李歐梵說，如果不是做了「年度作家」，他不會再去香港書展。近年來曾多次批評香港書展不夠國際化的他，今年卻被選作「年度作家」。他惟有苦笑，想要寫郵件拒絕，卻被太太搶白：「你以為你是誰呀？」最後只有勉強答應。

對書展不再是「真愛」，對香港和文學卻愛意永恆。李歐梵眼中的「年度作家」，有其特別的意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成為書展的「年度作家」，總少不了要被人議論一番。有人質疑李歐梵創作的文學作品少，算不上傳統的「作家」，他卻不逃避自己的多重身份，更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問題。「我創作的作品少，只寫過兩本小說，都不是好小說。但是我寫過很多雜文和評論，我猜（書展主辦方）可能是覺得這些文化評論和香港有關係（所以選了我）。而且，把評論人和作家的身份連在一起，可能將來可以令候選人的可能性更多。」他也打趣說，書展選上了他，大概是因為自己夠老，「也斯好彩選上了，過幾年就過身了。我今年76歲，相當老了，香港可能有種尊敬老者的習慣。」

一個「國際主義者」的三種身份

李歐梵形容自己是「中國文化培養出來的國際主義者」，「我一直堅持文化的國際主義，我以前總說笑，我的名字，『歐』是歐洲，『梵』是印度，所以我是東方和西方加在一起。『李』則是中國唐朝的大姓。我最喜歡的就是唐朝，我對中國文化傳統是非常尊敬的。」

他出生於河南，求學於「國立」台灣大學與哈佛大學，畢業後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洛杉磯加大與哈佛任教。2004年退休後移居香港，繼續在香港中文大學教學與寫作。在美國，李歐梵研究的是「五四」的浪漫一代，徐志摩是其主要研究對象。到後來，對魯迅也情有獨鍾。

但對普通的讀者來說，最感興趣的大概不是他的現代文學研究，畢竟，《現代中國文學的浪漫世代》與《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有多少人真正仔細讀過？但他的雜文與文化評論、生活隨筆卻是讀者的心頭好。喜歡電影、古典音樂，最近又迷上建築的他多年來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追讀者眾。2000年後出版的書籍，亦有大半都是文化評論集。正如他所說，在美國時，做得都是理論研究，學術上算是做到高了，退休後回港，更多的是希望做

《上海摩登》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許多人認識李歐梵，是從《上海摩登》開始。這部研究上海20世紀30年代生活文化風貌的專著，從上海的都市文化特徵入手，一步步引中至上海城市中的現代性意識。書中的第一部分從生活的各方面重現多姿多彩的上海文化，第二部分則討論六位上海作家，從文化角度談他們的作品與上海的關係。其中，自然繞不過張愛玲，她的傳奇、上海的傳奇以至香港的傳奇三者有何關係，作者有他獨特的見解。而面對上海與香港的「雙城記」，李歐梵從文學、電影和中國再次融入商業大潮幾個角度審視兩地的異同。

《范柳原懺情錄》

出版：麥田

《傾城之戀》故事的結尾，香港淪陷終於成就了白流蘇與范柳原的愛情，但有情人當真就此不離不棄嗎？喜愛張愛玲的李歐梵試着續寫這個故事。在他這第一本小說中，用後現代的筆法，將現實和虛構不斷疊置：流蘇與范柳原與作者，甚至作者與張愛玲，不斷進行鏡花水月式的對話。故事講述范柳原離棄白流蘇，尋歡作樂，而最終窮愁潦倒。變成自怨自艾的孤老頭的他難忘舊情，便寫下書信向流蘇懺情，表達對往日時光的無盡思念。只是，這一封封書信更像是范柳原與自己的一場對話。

一種「文化實踐」，花更多的時間在教育和在文化界中寫東西上，只是「沒想到寫了那麼多」。

這次書展也強調他的多重身份，特設在「文藝廊」中的展區，將以「只緣身在此山中」為題，圍繞他「文化人」、「學者」及「業餘愛好者」三個身份來展示。對李歐梵來說，這三個身份正是他對自己的定位，學者是其職業，文化人是其身份，至於「業餘愛好者」，才是他近年來的最愛。他舉中國明朝的文人為例，當時的繪畫、書法、文學，不分什麼是職業什麼是業餘，藝術、文化與生活水乳交融，各種門類亦互相貫通。「職業這個概念是西方來的，中國以前好少。」現在的社會太過專業化，他反倒想要多講些業餘的愛好，「這種業餘的愛好對一個人的生命，特別是中年以上的人的生命，好重要。」這三個身份標籤，也算是他對自己的一個辯護——「我這個作家就是這樣，是creative writer，一個『創作家』。」

誤打誤撞愛上了文學

不管身份如何定位，對文學的熱愛貫穿始終。李歐梵回憶，當年做學生時，自己是因為數學太差而選了文科，進了「國立」台灣大學的外文系，沒想到就這樣喜歡上了文學。「但在台灣看不到大陸五四以後的文學，比如魯迅，是禁書，可你越禁我越想看。所以當時去美國，第一本書就看魯迅的。」當時他也打算學外交，上了課後卻發覺和自己的個性不符，更從此對政治深惡痛絕。「於是我是問自己最感興趣的是什麼，還是文學，可又不敢學文學，於是就學歷史。怎麼學？亂學一通，開始學中國思想史。在學思想史的時候，暑假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講知識分子的，對我的影響很大，於是我想不如再學俄國思想史。所以一開始，我就把知識分子、文學和文化連在了一起。」

從河南，到台灣，再跨過大洋到美國，隔着萬里，他回過頭來研究中國。可他說，要不是在美國陰差陽錯學了中國思想史，他不可能開始研究五四運動，不可能「蒙查查」地鑽研起了徐志摩與郁達夫；要不是美國自由的學術環境，他也不可能以「尋找靈感」為名，向老師申請到兩千美金，歡喜地去了英國。「如果沒有在台灣念外文系，我不可能讀那麼長的外文小說。如果不是美國，我不會到英國，不會有現在的國際主義觀點。但我後來研究魯迅、上海，如果中國沒有開放的話我也做不到。」「世界人」的身份背後，是永遠的「free spirit」（無拘無束、放蕩不羈者），懵懵懂懂地兜了一圈，才知道世界這麼大，風光這麼好。所以他常鼓勵年輕人，不要狹隘，不要故步自封，大膽出去看看，「知道自己與別不同，就是開始。」

范柳原與香港

走過那麼多地方，看過那麼多風景，李歐梵選擇落腳在了香港，他說自己對香港總有一種特別的情意，看世界、看文學、寫東西，不管自不自覺，都從香港出發，幾乎沒有例外。在美國教中國當代文化時，他也将香港放在第一位，「中國文化我是從香港開始講的。」儘管當時他和香港之間還隔著幾萬里。「我第一次來香港是1970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大請我來做講師。第一次來，好像是一個禮拜日，當時碰到我的老朋友劉紹銘。他說，不如帶你去玩一下，於是我們去了窩打老道，到當時的香港酒店——現在沒有了，變成了馬可孛羅酒店，喝杯茶。在路上，我看看那個路牌，『窩打老道』，覺得很奇怪，於是對香港發生了興趣，我就是喜歡這種半唐番的感覺，就覺得，這個城市是我的城市。後來我在中大教書，發現我的同事真的是南腔北調，當時中大有名的哲學家，唐君毅啊，牟宗三呀，講的普通話都很難聽懂。後來聽我太太講，她在浸會，那邊老師講課更難聽懂！當時的香港，各種人都有。政治上，香港是個公共廣場，左派右派，國民黨，都有。我覺得香港很自由，當時就覺得，有一天我要回來，沒想到幾十年後真的回來了。」

這段與香港的邂逅故事，李歐梵念念不忘。聽他的口吻，當時香港空氣的味道，似乎都仍印在腦海中。他為數不多的小說創作，也從香港開始。那是他學着張愛玲《傾城之戀》寫的續篇《范柳原懺情錄》，藉着范柳原的復活，是和香港談了戀愛。「1997年6月30日，下午，回歸的前一天，在皇后像廣場好像有一個賣紀念品的聚會，我看到一塊很大的布，讓各位留言，將自己的感覺留下。我突然想到一句話：張愛玲的遊魂到此一遊。為什麼這個時候想到張愛玲？於是我開始構思我的小說，用了范柳原這個人物，說他很懷念香港，很想再和白流蘇復合。這其實代表我自己對於香港的懷念，現在看這本小說，感情好多，香港變成了我心目中的女孩，而當時我已經很老了。我把自己換作一個范柳原的形象，用一種抽象的虛構的人物來表達對香港的感情。」

李歐梵曾以「狐狸」自喻，說的是英國思想家以賽亞·柏林的狐狸與刺猬之說，簡單來說，狐狸靈活多變，刺猬專一執着。從嚴肅專一的「學者」，到博採百家的「文化人」，再到閒散自足的「業餘愛好者」，「狐狸教授」李歐梵的興趣不斷變，筆下的故事就停不下來。這不，最近他有感於之前的德國之旅，開始學德語與看德國小說，也許不遠的某一天，德國會成為他筆下的另一個世界。而現在，李歐梵暫時把自己拉回香港，在炎熱的七月，與老友、讀者，書展相聚。

《過平常日子》

出版：天地圖書

白先勇說李歐梵，「一旦戀愛起來，山崩海裂，十足的『傾城』之戀。」本書正是李歐梵與妻子李玉瑩在中年相戀相愛進而共結連理後的文字記錄，仿《浮生六記》體例分為六卷，並附上許多照片，不吝惜地分享他們的生活情趣與經驗，比如李玉瑩擅長廚藝，為了李歐梵的身體健康設計了多道養生食譜，也有在李玉士憂鬱症復發後，兩人共同扶持度過低潮所附上的消除憂鬱症的方法心得。李歐梵在序中說：「本書為我們所珍惜的生活留點記錄，也可以以此告慰友朋的關心，甚至可以使部分不相識的讀者莞爾一笑或感受一點溫暖，我們就於願已足了。」

《自己的空間——我的觀影自傳》

出版：印刻

這是一本別開生面的電影著作，李歐梵從自傳的角度切入，邊述邊論，把自己個人最鍾意的西方電影經典名片，舊夢重溫。從中學時代最迷戀的《學生王子》、《美人如玉劍如虹》、《亂世佳人》、《羅馬假期》等各種類型名片，到旅美後在哈佛大學的布拉陶戲院留連忘返，屢屢重看的《北非諜影》，後來發現的諷刺喜劇、「通心粉」西部片、《齊瓦哥醫生》、《大紅臂章》等，當然作者最景仰的幾位歐洲大導演——特別是楚浮和維斯康堤——也在詳細討論之列。全書內容深入淺出，筆鋒常帶感情。可與鄭樹森的《電影類型與類型電影》參照閱讀。

《又一城狂想曲》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這本書是李歐梵身為一個生活在這個資本主義香港的人的所思所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作者常想，身在其中的「又一城」，是否就是一種所謂後現代拱廊？身在其中意味著什麼？這個商場的設計者顯然有「柳暗花明」的居心，就是讓你迷路，要消費者散步到各家店舖。他故意不讓你走直路，也無所謂的正途，一層又一層，上上下下的扶手電梯把你載到商品的雲端，目迷五色耳亂五音，不知身在何處，只好情迷意亂地遊走，不知不覺地一次又一次地成為商品的俘虜。

讀書有「禮」

夏日炎炎正好「讀」！本版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某本書的讀後感、某作家講座的體驗，又或是對某書店的愛或恨……範圍不限，題材隨意，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vp@gmail.com，主題請註明「讀書有禮」。